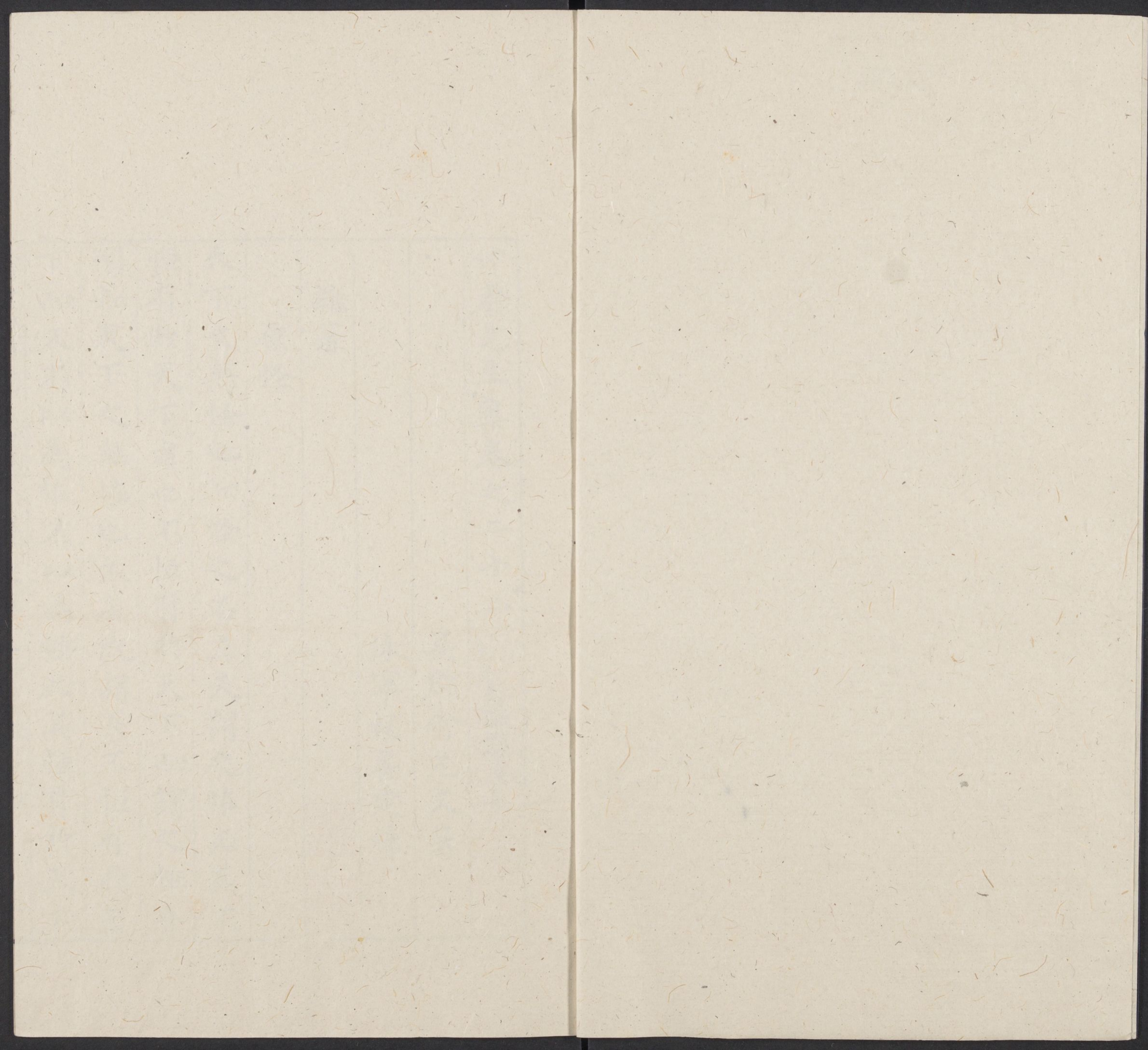


T 5417/8220

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雜著

原怪

天下之無怪也而怪之名立夫謂之怪必其不
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怪吾
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既謂其不恒有於天
下而又以為怪不以為怪必其恒有於天下

者也恒有于天下則不惟不以為恠而亦不知其為恠吾固知天下之無恠也久矣夫惟無恠是以恠夫惟恠是以無恠是恠之名也以天下無恠而有無恠者非無恠也以天下盡恠而無以天下之恠無而知天下之恠深矣且天下之恠未必不始於不以為恠而不以為恠之始未必不謂其恠也昔者吳人之聞胡語也其始聞之則駭且笑以為恠三月始欲効之三年而胡語者半又三年而吳人盡為胡人矣其或有不

為胡語者則反駭且笑以為恠而不知昔以為恠者今不以為恠今之恠乃昔之不恠者乎此四凶管蔡之所以名於虞周而未有聞于後世也是豈虞周之世不及夫後哉非也夫虞之世惟有四凶惟其惟有四凶也則天下必以四凶為恠周之世惟有管蔡惟其惟有管蔡也則天下必以管蔡為恠夫天下之所以恠夫四凶管蔡者非以四凶管蔡為恠也以其不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恠則後世之不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聞有四凶管蔡之怪者以天下盡四凶也盡管
蔡也以天下盡四凶盡管蔡則天下必不以四
凶管蔡者為怪矣此吳人之所以怪夫吳人而
不以胡人為怪也吳人不以胡人為怪後世不
以四凶管蔡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
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怪也淡矣是以天
下之怪欲知其有也吾於其無不於其有欲求
其無也吾於其有不於其無

漢印說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即漢之私印王球
集古錄亦頗采漢印文而鄭曄又集七十餘印
文名曰漢印式亦皆無所據吳郡吾丘子行工
古篆法與子昂各集印文為譜當時即以為盛
今所傳印文殊少漢法嘉靖間余至丹陽孫氏
出所藏秦漢玉印三十餘鈕皆私印銅鑄官私
印七十餘鈕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
陰陽文子母印孫氏名楨頗為博古秦漢魏晉
及六朝印文類能辨之近上海顧氏已購得孫

氏印及次第購得三千餘印其陽文者約三四
百鈕意皆六朝唐印文復縵戾不可辨識至此
古法盡矣漢印篆多方頗用隸法最古刻手亦
精今嗜古者雖極力摹之不能及也歎人吳考
辨好刻印遂書以與之俾知所自也

重脩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伏以優鉢華開誕慈悲於玉象娑羅葉變分舍
利於金壘寶化於是西淪瓶水由之東注三千
大千之界百萬億萬之門靡不離俗歸依隨方

供養模神貝闕光懸日月之燈寫妙珠宮影徹
珊瑚之地真乘再啓釋經重維願鹿苑以何殊
仰鷲峰而斯在若吳郡大雲菴之半野堂者蓋
此都之妙域也日廣陵之故園帶長洲之茂苑
平臨龍腦斜抱雉城後枕崇岡前通廣陌銀梁
飛渡八水環功德之池瓊浪虛涵雙塔峙雲仙
之掌霞含古樹雲聚空臺自然清涼迴拔喧濁
以斯妙域永籍閒安尔其劫代延長風烟頓撼
松掠香脆皆成白蠟之封獅座塵深盡掩青蓮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之相粵有上座滄浪勤事律儀專精象教以為
絕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隳諒禪
慧其焉託載瞻堂宇薦志纂脩誓發一言弘薰
衆願蔡將軍之崇基表刹敢擅當年孔內史之
薙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膝果用培廣
大之福田薦貨如陵無煩入海投珎彌壤有類
為山佇見五力均施龍慧刀于錦石千斤齊運
遊智刃于梅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
牛泥讓潔雁塔慙輝庶十方法衆之祁祁終茲

了義翼一郡高賢之濟濟早勒嘉名謹疏

字義

余名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又漢張仲蔚
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
惟劉龍知之竊既慕其為人而於名義又協故
曰用其名以為字若漢蘭相如司馬相如也蔚
音未物二韻今讀不如未韻尉音暢為佳耳

平倭事宜狀代

謹奏為平夷賊以安地方以固邦本事臣某比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十一
不知忌諱昧死陳奏已蒙 聖慈察臣愚忠無
有容隱謂與今工部右侍郎臣文華所奏事理
相同特加采納此蓋 陛下廣運之德不棄芻
蕘之言在古三五之隆殆無以過臣竊念倭本
海中島居小夷偏隅殘醜雖雕悍狡猾冒死徼
幸稽留天誅而惡稔禍盈殄滅可俟方今大舉
淮齊之師發荆楚南越之勁卒及橫海樓船之
屬衆且數十餘萬蒸氣成雲彌川蔽谷驅天下
之全力摧偏偶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而

淹移歲月已士無功四方轉輸傷威損費千里
之內皆有峻防百姓顛顛處窮城之中朝不及
夕而寇輒殺掠凋野俘培子女金帛攻城殺將
未有去志新寇復來黨與日衆已有寧息之時
而統帥叅謀之臣曾不能臨敵制勝承 階下
赫然欲誅之意上遺 聖憂哀憫元元蠲租賑
救仍遣文華沉玉東海宣昭盛德必期殄滅以
固邦本臣是以日夜焦惶發憤期死以圖報陞
下之殊遇臣雖無狀屏跡草野不敢舍血被肉

俞伯恭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泯泯轉死滿壑所謂屍未腐而名滅臣有弗願也臣聞王者之師雖云無戰然必有要其要必出於計數不達于計數而欲得意于天下是百戰而百不勝也百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况不勝乎戰而不勝勞師必久靡救必多故曰師之所處荆棘生之况盜之所處乎是知用兵而不得其要徒自毀也輒敢竭其愚忠以助消塵謹條次平賊事宜如後

高皇帝初定天下倭寇數犯境嘗屢遣諭告曾

無寧歲至十九年乃遣信國公湯和往海上擇要害處增置衛所及城堡關寨等起遼東山東抵淮浙蘇淞閩廣數千餘里使烽堠首尾相應甲士數十餘萬戰艦大小千艘官以備倭為名守備甚密由是邊境以安今因承平兵革久寢守備廢弛以致寇敢深入有輕中國之心臣計今寇變未止兵決無期莫若及時於沿海要害處凡守禦之備壞敗者逐一繕治飭練戰士一如高皇帝時寇至必并力擊其凱勞絕其

便道毋使日久堅黨成寇之強為萬全必勝之
策信威遠夷則自然懾懼不敢犯境况深入耶
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之謂也

一

亡者千乘之國地方百里有兵三萬七千五百
人今東南州縣小者亦非特百里而已而有江
海險絕之阻散弱之卒每州縣不過四五百人
且素無武備一有警急常患乏人去歲寇攻崑
山自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寇始引去幾

至力屈亮威孤城失守蓋以州縣既無武備又
乏人揀援故也是以寇發輒轉殺掠如入無人
之地非待召募天子出兵不能格比兵至寇
退而千里已蕭然矣臣孰計東南州縣宜稍益
兵准古千乘十分之二使長有守備緩急相
揀援則寇亦不敢輕入縱入亦不得久留內地
效去歲時矣

一

國家之法必計首級有無多寡行賞令兩軍既

接足不及旋目不及視若斬首俯取不惟緩敵挫銳而賊亦得乘間擊刺且每級重至十五六斤懸繫太重甚妨馳騁是以陷軍驍勇之士多緣首級遇害至使一軍失氣喪師敗績而首級終為它人所取甚非決勝之策莫若申嚴軍制什伍之法凡戰後計全伍首級有無多寡行賞或為它伍所獲即次同伍一等或斬獲雖多而身已遇害尤宜詳覈委實以所應得賞贍恤其家若各處募兵隨給同伍及親屬收領造冊庶

軍士生有盡敵之心死有激勸之善

一

募兵者以其驍悍材技異於府衛常兵必能取勝故也近見諸郡召募如山東下邳處州等兵多有畏懦不諳戰陣臨敵恐駭屢致虧歟相次已迤轉資敵勢何嘗取勝有異常兵是誠設虛名而損實費臣未見其便也宜明勅所在募兵官吏務要躬親驗試果驍悍材技異常如兵法力卒死士之類方可遣發比送到所在行營將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七 九
吏尤須驗試詳委收用其名實如不相應即便
放歸與原管募兵官吏一體治罪庶不至敗悞
國計虛費資糧

一

訪得賊中諳水道及操舟善鬪者多漳州泉州
福寧人漳州屬縣詔安有梅嶺龍谿有海滄月
港泉州屬縣晉江同安連界有安海福寧有桐
山皆負海阻民甚桀逆專以勾引番人殺掠為
命梅嶺在閩中極南盡界鄰走馬溪下灣二澳

接廣東潮州走馬谿下灣有兩山障蔽無風濤
險害賊舡每收泊於此桐山東北盡界接浙江
昔漢時以閩中多阻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
其地今漳州福寧多阻桀逆于閩中又為最即
欲誅之不能盡誅擬合漳州添設通判官一員
專住劄梅嶺福寧州添設同知官一員專住劄
桐山照依海滄安邊館事例其月港安海可各
添設一縣或謂泉州南安縣去府甚近民又稀
少無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鄙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七
附近晉江同安者即割隸晉江同安安海都鄙
即割隸南安不必別立縣為省此議前已經福
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誠為甚便乞即下吏
部議處選擇賢能官員知其俗者諷諭和輯之
又守候誠謹則民既近有所屬而威德宣行自
消其兇悖之心矣

一
徵調如廣西湖廣等處遠兵發行常在萬里之
外雖素蹄膠兵其于離絕父母羈孤歲月怨曠

接廣東潮州走馬谿下灣有兩山障蔽無風濤
險害賊舡每收泊於此桐山東北盡界接浙江
昔漢時以閩中多阻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
其地今漳州福寧多阻桀逆于閩中又為最即
欲誅之不能盡誅擬合漳州添設通判官一員
專任劄梅嶼福寧州添設同知官一員專任劄
桐山照依海滄安邊館事例其月港安海可各
添設一縣或謂泉州南安縣去府甚近民又稀
少無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鄙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七十二
附近晉江同安者即割隸晉江同安海都鄙
即割隸南安不必別立縣為省此議前已經福
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誠為甚便乞即下吏
部議處選擇賢能官員知其俗者諷諭和輯之
又守候誠謹則民既近有所屬而威德宣行自
消其兇悖之心矣

一
徵調如廣西湖廣等處遠兵發行常在萬里之
外雖素踰勝兵其于離絕父母羈孤歲月怨曠

騷動不異怕情又性極貪淫所過侵害甚難節
制煩費倍多如此久留亦易生變若必事平遣
歸仍恐賊一旦竊發無以平應擬合于近賊州
縣明諭官吏簡募土兵就於各處募兵內有村
拔梟俊者使之訓練如毒弩長鎗鈎刀標牌之
器嚴加程督一人學戰自可教成三軍三軍服
習其氣必銳亦未必弱于客兵又不若客兵歷
時乃至無救急之用也 以前件謹錄奏聞
臣本不得越分以干廟堂之議然實有愚忠伏

惟 聖恩特賜裁察謹奏

治水述

大理懿侯治岷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
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
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
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
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岷山
蘇州屬縣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
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

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
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
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
縱橫取路罕辨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画
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
若此何哉蓋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
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
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乘入
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松江洩水為徑後世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裹水不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湮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泄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沙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脩苟非厚築圩岬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

來則壞岬低田與水湯漉此築圩裹岬之法尤為最要范公仲淹云脩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潦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脩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人事不脩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田事輒以國用窘乏格沮不行是使地無可

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矣後而出嘗考永
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公元吉奉檄開浚其功最
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克嗣重
加濬治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
為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
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
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沮勸建功必多朝
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
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矣

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為規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校

書啓

上王侍郎啓

伏念曠違所仰二紀於茲瞻企清光飢渴莫喻
前同縣生顧咸和王重鼎皆傳諭深仁特賜存
憶屬者敬純還時尤具委曲恩施不報罔知所
裁恭惟明公碩望著於朝端清風播於宇內入

秉邦憲出總淮漕式分主憂允答民望天下豪
偉強力之士日用翹首希冀片言不可卒獲某
困躓沉幽為日滋久而含氣劣弱受性庸疎徒
抱慚惶虛擲歲月行隳業弛有負夙心豈謂明
公橫加德念辟從雲墮但覺魂搖是以仰德之
餘寤寐難解兼多痾瘵寄命無期雲泥自乖音
旨弥隔輒因敬純啣恩再往謹力疾牽綴五言
古詩六十韻目之曰訓德意顯乎詞詞難盡意
輕冒威重伏帑汗流謹啓

謝大中丞銅梁張公啓

某性狹才卑年侵病迫不能遠跡流俗養真恬
惓有乖古人高蹈之度每以為愆大人含弘猥
體逮下既以恩浹蓬戶仍加標署美名即使臨
塵之中謬獲烟霞之獎榮踰羔雁愧溢立園辭
讓未遑莫能自處謹因縣吏奉書通心感至增
欵良切糾結不宣

上張中丞所著詩啓

伏以中丞負高世之才統方隅之任精明勵治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聲實知長搗藻揆天深仁被物揚沉發滯卓古
超今省忖虛庸日尋痾疹矧乏丘園之美猥加
羔雁之儀挹渥追慚係心靡所冀圖報稱實六
何階謹撰五言排律詩三首少當頌述又別寫
雜體詩四十五首以備機彈儻定以一言當永
為模範且塵困朽質誠愈於刷清源而蔭玄景
也冒干威重弥切兢惶謹啓

荅王元美書

以者得奉手札兼貽所刺鄙文及惠貺前後重

疊雖時荷受非心所安竊自念生平多疾才復
謏拙認於時趣徃徃同里友生即有累歲不獲
接面者以此世益疎之辟如鳥獸之性與人彼
此皆少味耳故與世寢遠澆貧賤積漸使然而
非喜為此也至於文詞朴野之極反復類古僕
豈能遂託於古哉頃蒙所為集序於僕既不啻
鄙而稱引與所期待大浮本實雖私心冀於足
下幸致非譽而遠挹慚惶豈有既耶但足下之
文卓絕邁古知者咸謂類司馬子長今之人無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有焉是余之文將由足下不朽矣然亦寧無累
足下知人之哲哉以此每不自安今足下才猷
偉茂加富盛之年擢轉大僚統兵方隅遠樹旂
常之勲使余巖石之老能聞而心醉之雖遠為
慰所恨未緣即奉光塵消此慚惶耳聊賦七言
古詩一篇以申翹企之情殊不足以勝足下之
譏彈也一笑

荅陽曲王布政明輔

允文衰病日至切省疵陋短才無足取重當世
獨明公相違數年遼隔數千里况一時勢分
懸絕而推誠下逮弥久益篤即以華札之微庸
拙不能近古而遠辱嘉命損貶頻仍每用慚惕
不遑致感某亦不敢自感以為已長惟明公清
簡直方通明端雅專靜內厚而欲去時之僂佞
諛佞之習姑與褊質踈櫟忤俗之倫為方外之
交以暫遣而不必其盡賢不然則允文之謬眷
明公固非一世之知也且復張引廣為推之於
人必不欲止於一己之知己也與善而不求脩

俞仁翁先生集卷之廿三
四
為德而必要終明公之大賢何謝古人某何幸
而遭大賢之謬矐如此恨不能擔簦千里函挹
光儀以展至欵信還聊附狀申候仰冀台慈俯
賜矜亮言何能悉

與王建寧敬丈書

蕭侍中子雲書梁武帝謂與二王比跡其名特
冠當世而張懷瓘書斷又云隸書飛白入妙小
篆行草章草入能梁武於書鑒覈甚精不為無
見其書世亦罕傳今福州府學有子雲章草書

出師頌是元時虎都魯沙仲威模刻可榻之

答王元美

陶貞白傳綠疾動未便得書蒙示河南哀冊題
詞甚覈宋公直以歲日叅駁謂非褚文是好博
文過也此文諸書所載不同意其文佳喜為人
書信意更定致多訛耳蕭子雲出師頌元虎都
魯沙仲威摹刻福州學中嘗屬王敬文往榻竟
不能得今聞索靖出師頌墨跡尚在文氏疑為
蕭書須取刺本校之所鑿唐文皇及第進士咸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七 五
多肉少骨文皇論書唯主筋骨當不自悖其言也蔡米蘇黃諸帖輒為鹵莽題記懷素千文即深意求之固自險拔而乖處甚多且其性顛狂枕藉糟麪潦倒公卿之前書果止此即大人舍弘胡能斯須與之游處昔任華贈懷素詩謂其假張禮部得名是有憑藉故能傾動一時或其書不必皆佳或其少作得名之書必不止此豈其書專主峻拔它有不合更不復論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荅張中丞書

恭惟明公不遺壤室之疵賤名見舟船接觀踰涯實傾羣聽復承垂眷欲因元美園亭招侍清宴某不敢依違遇陋輒便追隨奉陪末座於時益復脫略矧以古人之禮雖長孫能廢龍丘之癖次公不棄許丞之聾無以過也不圖頭風竊發感頰攢眉偃蹇衆中有坊明公之威重竟遂辭避深村老生疾根頑固遇明公而不知自解即孔璋之檄將復奚為抑曹公之多譽而不能

不錯愕於檄詞明公之慈煦祥和使疾勢舒緩
而難渙事固殊塗耳豈冀明公留軫重遣翰教
副以腆贈禮隆仁至拜受慚惶仰企光儀跼蹐
無地謹具蕪狀仍附縣差申復特希台慈俯賜
鑒宥某無任敬悚感輯之至不宣

上郡太守范公書

昨奉干書詞兼友生繕寫所為詩賦皆鄙拙聞
于大道竊以為持此以往雖竭情披素當益自
折減不足以自通也不圖深仁遽渙傾注踰涯

揣分奚堪實出非望當時髦俊之士欽仰風旨
希蔭光儀莫不聚目攢耳改視易聽以為明公
之于允文殆古之所謂知己也夫所謂知己者
言其本無聲援獨能擢舉眾人之中施恩不報
之地乃為至耳今允文誠以為死灰不復然矣
鍛翮不再奮矣而明公愍其荒沉不可變化反
覆敦諭曲加獎誡必欲使不枉其性以盡其材
良嗚呼明公之于允文固如此哉且明公道峻
義方志廉行潔躬高明以持已不委順以隨人

俞伯樂先生集卷之七
覈名實于衆口定褒貶於一言其于人良不易
矣而允文立談之間獨遇知于明公也如此是
允文雖未必賢于人人而人固取信于明公不
問其賢不賢而皆歎其知遇之不易也今允文
亦不敢廣自張引嘗聞馬有能千里者其斃枯
飲濁全集原野遊不出乎壇域歸必羈乎阜棧
久與凡馬同也及夫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
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伐褐相胷脇
管青相臄胸陳悲相股脚秦乐相前贊君相後

而微表風生矣然而猶以形容勦骨也伯樂九
方歎則忘其毛物牝牡覽其天機而已是其于
馬至精也雖未遇夫王良造父之御不盡取其
千里之行而天下固果信其為千里之馬矣是
知馬雖不遇王良造父而遇伯樂九方歎則雖
不能千里而有千里之名允文之遇知于明公
雖不必賢于人人人固取信于明公而有冒賢
之實斯不已幸乎夫事或可以幸于一時而不
能持于延久今允文一辱高鑒遂將以為終身

命伯康先生集卷之七
之幸是故幸莫大焉然允文分已委棄草野兼
復疾疢彌曠其後徑無緣拜謁大府以丞挹宏
論罄陳微悃茲承寵命存臨而旌旆又當遠控
南服雲霄日迴酬德無門循念始終戰慄無地
謹撰五言排律詩四十韻庶幾榜人勞歌之遺
伏惟不棄涓塵終賜甄錄豈勝至願

与王元美書

某頓首白元美郎中足下得去歲七月廿八日
書兼蒙惠詩省足下念存至厚也聞甚苦瘡寒

尋已復動殊馳情耳內史吳君足下未接清塵
乃遠見延納即欲使推重于時之人而此公何
以失鑿于僕若此豈足下必有浮實之譽念之
真若負泥刺于背足下可為僕謝之頃自寇亂
早曠荐加天地焦涸白骨募野萬姓惶惶靡有
懷生之歡而僕從枯槁偃蹇其間雖欲冀善餘
齒其可得乎若朝廷于此復無曠蕩之恩則
弱操之子終不能甘殉溝瀆雖有漢水方城其
無土崩魚爛哉恭惟嚴君勛實日茂寵矜彌

命伯恭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九
萬足下又以英才奉職自著美譽少吐一言必
能弘濟艱厄不朽之烈奚在南征北伐乎萬賤
之直不如一貴之曲况貴且直乎願足下留意
焉不悉

答吳國倫書

某頓首白頃王叅軍還忽辱賜書且怍且愕不
知所喻又云嘗枉舟船竟無緣瞻候光景至今
聞之益以欽嘆僕本弱才而頗有志于古之道
間嘗為文亦不欲飾募詞以希近觀徃徃拙樸

過之雖同志者稀所欣賞然枯槁于窮閭久矣
元美反以為然乃稍一抽揚之私自以為過量
不意復謀知於足下且足下体德含弘才情卓
犖遠規屈景之清則而又身居顯重之地吐音
抗論便足經世而乃猥辱于蓬茨之微定交十
里之外若數接顏慤懃最故者縱風義所昵有
遺形骸如僕弱才又豈宜荷昔李充說士甘于
食肉由斯而言豈誠過足下哉而足下又以僕
方之禎卿禎卿婉約有度晉宋而下咸可伯仲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若元美信斯人之傳也而後遇時或過之其他
苟有牽率終未稱為成章以僕方之非其實矣
僕今痿守窮城又遭歲惡夙夜焦灼繫心靡所
而于筆札實有未遑足下又懸索之不以為陋
雖欲申其極思已見乏源奈何聊徃雜詩數首
以復來諭而足下亦不必盡求之於詞也惟當
抱義閉卧以報足下之相知而已足下惟矜察
之瞻望既遐彌勤企想

卷陸光祿書

昨蒙謬眷猥示以所著文籍私幸左右將以發
蒙而實非淺槩者所易稱言且允文處才非時
身自癆瘵永期沒齒而日月既悠信道未篤每
若履歲崔之絕崖臨廣野之無垠而狹中弱操
顧盱周馳不覺汪洋忽以自失因仰希古人立
言之旨庶幾接武往躅而才與韻違日得日喪
又無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
內耳以此媿恨靡以自裁而左右迺謂其粗有
知識至今以所著文就加校戡承命反側日夕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一
研求冀獲曠隱以資起予竊惟左右抱道含德
遺榮杜門玄覽六經大聖之要典發其精英以
標人文之準積有歲年今如郊祀議旁綜博引
章明天地之體以北郊配南郊非古以正大禮
刑法志平反傳忠蹇傳以省刑為本持法為平
忠賢有匪躬之節真足以昭直羸而挫頑佞歌
詩取恬淡冥寂為高往往出於無心而其趣已
至至於書序銘誌之作尤有慈雅篤厚之誠大
抵因文寄心託理定制非如近世循膚剝剝盡

於詞而已夫天地發春萬物迫遽有不得不然
者豈宜淺弊者咕咕搖舌妄於稱言哉古之子
雲在後世之相知耳今李緒瑣瑣誠奚足云謹
少効鄙人之私造次求益辭拙意簡不備宣陳
伏惟矜其愚而加察焉允文頓首再拜

上郡學教授向先生書

比者獲仰覲光貌兼承誨言悼其無成深加獎
掖私心荷遠不知所云恭承先生才為世出行
履謙冲道緜苞舍志極通濟辭紛濃而守高棲

俞仲崇先生集 卷之五
淡泊以持神推德匿瑕陶鑊庶品於時飛文吐
華之士談經味道之賢莫不嘔嘔喁喁稽謀問
意其不以此時觀歡愉備末議竭心慮求所謂
瞻仰重輿之美進退羣班之次而欲捐放於教
外含憾而勤卑是何拙惑之甚也竊又歷方古
之魁士若子張以鄙家而學于孔子段干木以
大駟而學于子夏高何子石之暴也而學于墨
翟索盧參之狡也而學于禽滑離四子者戮辱
之人也非惟能免于戮辱皆有以顯當年而名

後世者得其師也今某固不能參跡于四子而
亦無四子之穢德然獨含憾勤卑外違盛教之
益內包拙惑之差豈直闢闇晦排摧禮俗之
謂乎綜量致實靡所折衷以此為謀誠非得已
是以私曲煩縕固非筆札所能盡若不假此以
自通則雖有控款勤懇之愚拜控無路矣敢不
陳寫以自解達某竊聞天不一時故能委命相
高而成萬化士不一行故能遺世獨立而興事
功其居也澗潛其動也龍變是故古之豪傑之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士能不令已失時當其得也若超踰杳冥而躡
高衢煌煌乎其言赫赫乎其行翱翔魏闕之上
而名滿四海之內生則德澤被生民死則勛業
鏤鼎彝光輝灼而耀舉世所慕希若夫藏彩韜
光盤桓壤室不搖暴不詭隨不激昂以為清不
矯抗以為危不冒詬以逞願而志乎德行不嚙
意以渝檢而言範乎詩書聲溺于委巷善止于
一軀恬愉而不矜介乎其無所於趨夷險于夷
於分之宜泊然無所厚于世而世亦莫之知及

其精宅於載藉貽誨於來世羣齟既遠而曠然
獨峙此其究也是二者所由異路而同歸於純
軌今某性能頑乏體質偏拘身無特達之節行
無推擇之竒昧通人之遠致局曲士之熾棲於
是二者而咸無所取則焉雖復累稔弥年耽精
於藝術摹思於重深而識慙竒分未窮旨的徒
懷伎養終媿前英繼或志慮開拔遣詞過人滅
口譏彈卓為精正亦欣然便以為得然而知其
一之得而未睹其一之失也是故智者附權達

士因時裸入而衣出者禹不能變裸人之俗錦
衣而吹笙者墨翟不能違荆王之所欲吹籟雖
善不如野音之適也鼓瑟雖工不如工竿之得
也與衆殊伎者必孤而難合與時異趨者雖勞
而無功今某既無可協之運而技有殊衆之嫌
况復疾疾弥年精氣羸弱而欲與汗血之士賈
勇相排虛盡日月雖使天假其年至于齒危昏
塞瞤然為遺種之老終無一成豈不深可惜哉
且某受命非厚小兒裁六歲而兩目失明隨聲

辯人動止無據投足向路怕若避柱更步生途
怖于履虎形性相離指畫失實是以觸目增感
不能須臾去心但有悲慨耳推之人理已極遂
用殄念剪跡固守其常以俟天道之終有復也
豈敢言非其願萬一有所希望以招穢於塵形
哉某又竊念受教於門下之日已久不能數數
候見以發其覆一旦欲自引去而齋志於泯泯
以無聞是誠宜遇而不遇也許莫有悖于此者
故既為書一通而又繕寫舊作一帙以畢所愚

命何窮先生集卷之七十五
儻辱覽觀而甄裁之則是鳥語蒲伯翳而綜聲
牛鳴逢葛盧而辯音荆山之璆不離斷趾即有
以垂洪輝而發長譽踰輪山子之駿一遇寒風
贊君之後即有以見微表而貴其能千里也豈
不幸甚幸甚謹伏候門下以拜教命之辱無任
惶悚之至不宣

荅歸有光書

某頓首熙甫足下承示所叙為張烈婦事文妙
理直能詳極其鴻烈義行讀之驚惋無已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靈芝醴泉豈有涯擇哉及覽所
為諸友生書又歎足下美志風義振於流俗而
悲俗世之日靡也嗟乎今夫稱至德懿行於人
雖使愚者聞之必慕而悅之而知其為賢也語
淫溷汙濁於人雖使不肖者聞之必憤而疾之
而知其為惡也今親見其人之賢至于殺身而
疑之親見其人之惡至於殺人而不能憤與疾
焉自今以往天下之為善為惡者又將何所止
極耶則是陳縞黜於瞽奏英韶於聾者豈若數

俞仲崇先生集卷之七十三
彞倫反道敗德恟愁煩寃其利害如今日哉然而女有不易之行而士固有一定之論四海之內八殯之外與千百世之後其人豈盡終於靜瞽歟彞倫反道敗德恟愁煩寃如今日而已耶語曰鍾山之玉炊以鑪灰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精誠之至同乎天符古之瑰瑋豪傑抗行之子所以憑心積望顛顛憤恨懷氣於當年而能不與世劇滅者必有待於千百世之後千百世之後其人與我不相解達

也而獨能大揚摧之豈世真有遇不遇耶故天下之事始疑而終決者其決也必足以布信于天下始晦而終彰者其彰也必足以揆麗於千春今是下之義能使庶女之寃一旦如剗重淵揭日月以銷東南數百里之旱豈不躋與如必欲僕有所撰述以貽此方之人用以為榮恐薄德徒勤翰墨不足以恢作者之軌為衆所信傳示來世也茲具小札聊布所懷以附徃信

與李于麟書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僕寢跡林野無異鑿坏乃辱王青州元美數見
相存許為知己與之分好亦已數年元美每稱
足下之賢有耿介不拔之操奮詞綴句有德璉
偉長之遺聲比徐汀州子與按部又出示足下
五子詩音義清妙吟誦于口耽玩於心非復常
言可比念不獲即与足下晤對聆其緒言以為
歎恨頃又聞足下遠見獨慮翩然高舉盛年息
心開廓止足之分意雖九有之廣實鮮斯傳真
可謂風疎人倫之表情逸雲嶠之外者矣即曷

容薄游何以過之元美書來以僕與足下既生
長同世而姓字康康苟風期所親亦矣在于數
面耶深感斯言之達輒不量其鄙淺聊送詩二
篇以當面覲臨書不勝縷縷

與吳給事明可書

前嘗兩奉書雖不得問懸知雅意垂篤也子與
太守按部過辱枉賁衡闈間誦足下所貽新詩
清白遠調冷然奏響入耳愜心足想逸情不可
言了接後又聞此詩已附周水部處尋往索之

竟不得愴恨莫可言伏省足下英才峻節追躅
古人自宜與時齟齬但感慨不能不于此而係
之于此為文反復有奇邁絕俗之思蓋與世既
遠不從蹴躡塵埃間耳足下必大獲之倘不惜
少傳其聲令共和之未為失也子與八閩云必
要足下晤言因上狀布悃親覲無期不勝企戀

答王元美書

比緣微痾遂致困憊弥曠日決旬矣中得足下
兩書兼蒙厚貺番展再三省足下戀戀之意不

覺灑然頓欲滿此痾苦耳僕前時奉書亦緣火
氣燥發頭岑岑寫過忽便遺忘得無有相詆語
否挽詞佳甚恐不宜大出示人也子與醜籍高
流然非足下無以發之其能傾倒人至此豈其
性然耶邂逅來每自念足下不去口實足下想
亦同之足下按淄青來曾未踰羊而長譽日至
甚善昔司馬子長叙其民俗寬緩闊達有大國
之風而足下又盛稱其山海勝勢多古賢士大
夫之遺躅誠鄙人所引領第自拘迫真若置鞫

命何蕭先生集 卷之七 十一
域中不能一蹴而起復何緣高視闊步跌跌取
路千里邪特想足下寸心周馳飄飄比之懸旌
耳明善春時已決計北游僕直須寄心假彼一
吐也人生最耆老無百年之期僕亦非不念此
若更役役非心所便轉復不喜意足下亦不以
此相短故偵僕委曲使者臨當發遲還書餘病
尚未歡痊不能悉天氣向寒願自愛乃慰遠懷

答吳明卿書

志道來且審動理佳豫治行廉明為世矜範且

復貽以妙詩謬加推許灑然清響都盡常言又
特損資相餉紆意弥隆遠而不遺刻心何已雖
僕與足下限闊平生而遙情相懽逾於面昵東
方之言誠非虛設於千古也但未審何時獲奉
良談以慰傾渴元美當亦未竭情塵必不以縫
掖之賤加於二千石也想為大噉山川伊阻是
用痛脰書不具宣

與吳明卿

去月雖附書往信而瞻晤眇復無期可為歎恨

俞仲皋先生集 卷之七十三
所命詩序深媿淺劣不能曲討微言章闡大雅
然尋玩既久粗能會心用述彷彿冀答來旨辟
猶蒙褐瓌琳器類殊別益復重傷其致耳昔宣
尼不假益於子夏是不謬其所短也足下於僕
將無謬乎王節推周慎好古元美實其宗門今
接比貴郡其信往復用為書郵當無金玉其音
以副飢渴喜復何言

與李于鱗

去冬元美還稱足下衝寒出四百里外相唁真

凜凜有古人之壯節且損吞妙詩特以相况所
謂渥洼之駒龍門之桐大非倫匹矣三復來美
良以媿懷未知何緣追逐高踪臨帟不覺神為
之馳也

又

昨見遊華山長句甚佳又聞有華山記當是奇
文幸不惜惠示令共欣賞也聞足下下山時從
叢棘中出衣襦盡為胃刺又迷失道退之以來
惟王安道與足下三人而已安道名履元末時

命何崇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人精醫藥方嘗游此山頗為詩亡慮數千言至
今猶傳寫之又善畫自為圖四十幅用馬遠夏
珪墨法今臨本亦殊絕也暇時當臨一二帝奉
觀以見古今人之不相遠耳

答汪中丞

伏惟足下碩學偉才既已白著中朝而旁宣義
風開廓大分又能遠追中散千里之遊足使聞
者稱美甚善元美兄弟方殫為足下治具以究
平原十日之歡不謂旦夕乃遽揚舲而西而僕

亦竟不得少觀光儀每以為恨頃元美還課辱
手翰款然翕其虛襟汎如獎拔時雖榜人乘流
迅邁俾高蹤咫尺有飛沉之異然情寄委萬絕
過始圖殆非常言可擬知便還京口當暫停憩
而衰疾淹遲不果輒行以副此懷聊撰古詩一
篇用見傾企特冀省納以備譏彈不宣

與周大參乞除名書

承諭本縣猥以賤名應 詔退自循省不覺汗
流竊念朝廷初網亟於圖治雖於淪蹟廣為甄

求以其人居必有絕俗邁倫之行出必有贊皇
弘化之略乃久自藏珍委而勿用時所歎譽咸
謂迷邦是宜特為昭宣以答天旨如允文性姿
庸陋藝術凡蕪名廁編戶之微身嬰沉痼之疾
杜門屏跡積有歲年庭長仲蔚之蒿座窳幼安
之榻誠以息心沒齒靡敢外干矧今濟時賢充
溢閭閻而獨垂情允文言之則有爽其實用之
則無補於時如斯之人實濫清舉尤於神明之
宰寧不有損知人之指獲譴衆多不容於口伏

惟君子相知有素曲為轉達便使除名則河東
白豕無復貽哂今日事出至衷必冀垂省不宣

答徐子與

去歲承手翰卒卒奉復竟失候太夫人行期深
用悚惕比辱遣書兼致腆貺念足下誠有切至
之懷愧荷殆無以喻元美云如足下古意於濁
世見之尤足為慰可謂知足下矣聞足下治汝
寧能使時和穀熟剔去宿蠹吏民敬信遂大喜
為撰循吏贊奉貽欲足下益以崇萬斯義方之

古人也且又以汝寧名郡多古賢豪之蹟尚缺
記載輒欲相要采輯遺事將以傳之通都副在
名山此則循吏之規規所未遑也至如某何以
堪此惟足下才弘學贍雖當吏事之煩必有餘
力以膺制作之任而遠以濫推是使蒼蠅附驥
尾而致千里也况復歆以嵩少之游豈不大快
於私懷特足下為恩之博而忘其力之絀薄也
必候暮春氣暄寒疾痊損或當為足下千里之
行并展契闊信還謹布微悃諸惟順時調攝為

慰不宣

又

前在吳門奉觀顏色得拜子相之喪匆匆奉別
雨中發舟不勝悵恨比自秋冬又苦舊疾無緣
遣信以解契濶比得公瑕處去月書知足下又
往拜子相於金陵蘭若中僕亦欲為誄詞以答
子相之知至今尚不得一字而王司馬函問荐
及忽若陰刃深入不覺至痛之切也比聞司馬
臨刑時不俟覆請元美兄弟欲上書辯寃徐少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七十三
傳鬻指相解事後五日已出都城計當留泊臨
淄解凍時可南下耳相知數子袖變略盡推之
人理當復何言比元美兄弟並有書裕此隨馳
上所須扁書并門帖子方疾發財得書去人又
不欲停未能卒寫當亦在舊歲附往也不恙

又

承使者再至禮隆物重深自省忖過於所當且
又盛稱彼山川之奇欲致同賞竊自謂生年必
鬱有踰沉沉今乃驟發於公是雖抱疾弥年必

欲決力并奔以赴公之課知亦須令千載聞之
以為快耳不意吾徒數公動輒困躓此誠天窮
非特人事然也王室多違賢人失志即雲羅天
經所挂竟何物邪良以歎恨首夏計抵吳門必
須一信當奉詣暫遣積意至願至願所賦隨欲
附復恐有遺誤容俟別上使還謹勒狀布悃諸
惟順時珍調為慰

謝王太守

頃承台慈曲降尊貺下逮蓬茨雖復懸罄之室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七十五
榮光所浹頓使忘貧因語府庭展其愷欵以答
所天不圖江海鴻沚彌增深廣愍其垢穢轉與
滄滌益賜燕閒浮觴接待略去威重良誨繁加
時惟許丞正頗重聽而次公仁篤特亮音垂迫
闌夕固知厭怠仍遣夜直引照明燈不知何能
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引照明燈
不知何能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
引退信宿薰復詣謝緣狹舸搖蕩涼雨滋浥舊
疾載嬰便亟歸還仰惟事尊罪涉踈簡眇然翹

首靡以自寧隨命詠賦圖冊諸詩已竭庸思屬
韻成篇然蕪類百端多自憎愆不敢輒獻竊恐
稽久負譴至深謹遣狀奉白委曲想大雅含弘
必蒙刊定德教所及喜復何量伏希不勝屏營
悚感之至

荅王元美

方春暄燠體力漸平忽奉膺月書具審佳勝并
蒙惠藥物慰荷無量去歲春時辱以枸杞葡萄
潞紬為信以殊方異產即便分餉親舊与足下

俞伯恭先生集卷之七十一
相違五霜前後得十四書情之周渥固無踰足
下然足下於此似有故人之累媿可言邪且又
以僕與足下雖音問時時相聞獨未得接杯酒
為歡今足下於青州吏民絕有名跡必得大拜
時或來南一握手耳昨聞吳明可竟爾罷去吳
楚違遠已無有覲會之期盧次梗初聞自淞江
來郡中時友生嘗於扇上出僕詩次梗遂題其
後以見薦好竟未得一面也徐子與方持父喪
士之不遇良可歎恨于鱗高蹈獨遊斯人實難

其儔也僕雖未與之接適心竊慕之且承來論
因撰古詩二篇以通款曲尚候刊定足下可發
視之寄去也所諭尊府司馬公親過強虜以當
盛秋而復抑馭齟齬夫人之醜正言能非一世
也應德功名日損所謂遵養時晦乃若是耶命
寫洛神賦書殊不佳大不便於公面也隨附信
往諸惟自愛強立脩名不具

謝徐子與

頃承誨命力殫薄伎且咀吮衆腴弥使茂實不

鮮方內舍私慚而還書累復溢於獎譽又兼貺
醫林方書黃精珠墨絨履且竒方秘於鴻寶靈
藥表於銅山信振裒近年食餌養體之所須也
而絨履過於純絲非止飾足溫燠抑以緻理若
夫嫩烟紺黝凝華發采即以仲將自詡有不能
加發書開函益用祇悚本圖會莖山園冀申言
侍無狀舊疾未便盡除年齒漸衰適值陰景遂
不能遠離戶庭重有慨戀必蒙原察適臨書不
勝邑邑

答張推官

恭承嘉命臨貺蓬樞非望所圖慚幸交至輒遂
忘其陋劣牽綴成詞蚩鄙百端點穢圖冊殊不
足以知通人之遠致是以累日不獻其為媿悚
何可復言且仰承明公高懷雅度所至興文緣
物附情動無乏思回環誦玩彌見其佳即欲詣
謝階墀緣賤恙不便舟舩謹令家弟齎狀奉伸
微悃伏惟俯賜鑒宥不任感惕敬謹之至

與王元美

命仲蔚先生集卷之七
僕窮居寡俦晝日瞻聽既以自娛至宵寤益復
媿媿神魂鬱塞惟得足下一書輒欣喜尋玩累
日亦以嘉足下之高義歎知我者之真能慰心
也去月聞尊公司馬忽罹橫變闔門驚惋不知
足下何自為懷又聞足下義烈天譴即欲詣關
通尺牘追緹縈之往躅恐今足下之事非一女
子所比昔文帝以一女子之言聽贖其父之死
歲中曰除肉刑之法蓋漢之至仁主也古人之
陳迹曷可妄追尊公功多而援薄痍淺而猜深

其紛當未能即解也且伐巨木者不先去其柯
條本雖僅什遭之者必蒙傾壓之患何則木之
巨者其柯條必繁蔽翳必廣雖有斧斤懸於空
虛其勢未易相加也是以柯條未去誠不能盡
絕其本恐今足下之家將復有謀其柯條者願
足下深思之以茂遠猷會面無期北望不勝邑
邑

答沈亮俞

所賦羅浮石硯比夜歸裝函視之光彩彫瑩如

丹霞白雲爛然滿目稍拂烟黛涵若玄霧乍披
林頰逶迤出足令展竒思也昔張祐令南海得浮
羅石筍遂自克歸今僕不踰戶庭忽蒙足下致
此喜可言耶將贊稱為羅浮君與之游旋於竹
素之園見足下雅懷耳先遣狀奉白方秋熾灼
未緣過足下高齋謝也

與周維辰

嘗所奉書卒卒臨帟因事達之不復致思而遂
辱見留昔曹君苗見陸士衡文輒云欲燒筆硯

今自視其醜寧不內愧於心乎聊復別寫數帑
相易更視它日不知當復勝此也

答程子行

承雅意以文字相推一有纖疑便從訂正念足
下聰明良以為快乃辱不遺遠致佳惠山憲掇
茗時復出之荷不可言已卜鄔氏北宅今移家
矣弄孫之兆尚爾寂然且朱婚一旦夭折事事
相關悽悶莫可自解垂老罹此柰何柰何鳳洲
伯仲文贊并所寄書刻附上詩序比來緣無時

餘暇遂至遲滯杪秋定畢此逋不負也信還附
謝諸侯面不盡

又

承垂念佳惠時及感荷無已且專意小兒遲子
至欲禱神益省情至但自有數為之柰何所委
序文當俟暇時具草不負詩稿須以臨行時改
正本寄來再校鳳洲仲冬時可轉其乃即初場
已中二場以失表下年號貼出蓋決料才也見
當致厚意令毋舅歸便草草布謝小物將遠款

亮之

又

遠遠忽忽四霜歲月適迫胤嗣蕭條此雖有數
時使悵然厚厚情懸念遂煩玉趾往禱靈岳兼
蒙損貲遠致符籙若果岳能降神使小兒永藉
冲蔭即有能羆之祥豈惟終身之感而已湯餅
之歡必佇相過耳玆墨甘餌益損佳惠悚息悚
息知婚嫁方殷未期面晤輒勒狀奉謝不悉

又

去歲匆匆附慰此後不得一問比審體中復為
瘡瘍所窘憂中仍爾加厄非情所堪柰何當慎
加調攝以答賢母存時之慈可耳道遠無能展
私聊寄香帛見欵計不以薄為嫌也前所托物
俱致元美兄弟時有謝帖敬美發時令道謝意
所徃物乞檢入之汪羅山兄弟曾徃唁不期春
夏過晤果不徐觀察約抄春假晤亦并為申委
曲笑諸俟後信不備

又

比數承遺惠匆匆不得附書有言輒附語令姊
致之想能亮也墓文已刻石搨碑人在王太理
所至便搨寄傳文來月亦可畢業徐方伯王少
叅二公哀詞恐不久亦當寄來諸委曲當已達
籠禽甚馴擾可愛但其聲弱似於穴中稍怯耳
遠物固自珍之未審何日得共聆之解濶懷也
羅山得數面不見間與致意舊歲汪仲淹至道
君意欲乞墓表想其司馬公亦已知之俟少暇
為致書亦未晚方有小惡草草具狀不能悉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七十三
又

久不聞問極為懸想且知令孫失於周慎良用
於邑僕幸德庇近得一孫亦兩月裏顏之幸聊
足自慰賢即壯少當更蕃衍不必過慮損冲懷
也誌文承諭改定馬生遠竄難覓遂倩唐家勒
石似勝舊刻未審以為何如徐方伯竟尔奄殂
其輓詞已不可得惟王憲副久不寄來當促之
耳信便草草附布濶悰不悉

